

# 故乡是个形容词

□ 张儒学(重庆)

这种质朴的亲家乡情,如同一缕阳光,温暖着故乡每一个人的心灵。

## 勤劳

在故乡,勤劳是一种美德,更是一种时尚。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林间,人们的一天忙碌便开始了。他们忙着耕种收获,为红红火火的日子苦干实干,为富裕美好的生活而讴歌。他们用汗水和智慧,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他们种下了玉米、土豆、红薯等农作物,这是他们的希望与梦想。然后,他们精心呵护着每一株庄稼,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一年四季往返于春秋里,陶醉在耕种收获中。

故乡的田野,是一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土地。麦苗在春风的吹拂下,轻轻摇曳,像是在向人们展示它们的生机与活力。乡间的桃花、李花、油菜花开了,仿佛是人们用辛勤劳作,绘就出的一幅五彩斑斓画图。尤其是秋天,田野里一片金黄,稻谷成熟了,沉甸甸的麦穗低垂着头,像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忙于收割的人们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山间的果园里,苹果红了,柿子黄了,葡萄紫了,空气中弥漫着果实的芬芳。

他们的日子就像山涧的小溪,涓涓

潺潺地日夜奔流着,没有一点多余和空闲。小溪那动听悦耳的流水声,如一首毫无修饰的原生态民歌,将山里人平凡的日子唱得那么的充满情趣,唱得那么的富有诗意。在山上干活的人们累了,也坐在溪边歇歇,看着溪水顺岩而下,直到消失在日光的尽头。也听着溪水轻轻的歌唱,直到绘声绘色地将梦想点缀,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。他们用勤劳汗水浇灌出的美丽的花朵,用勤劳的双手种出累累硕果。

在山里人的眼中,勤劳是一种美德,更是一种传承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,默默耕耘,默默奉献,用勤劳的双手去抒写乡村最美的诗篇,用热爱去表达出对这片土地的敬意。

## 美丽

故乡是美丽的,美丽得我无法形容。只要走进故乡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高低不一的山,山绵延起伏地眺望村庄,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,四季常青,更是挺拔苍翠。春暖花开时,漫山遍野的野花竞相开放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……像是给大山披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衣裳。微风拂过,醉人的花香在乡村里飘散,山间的鸟儿欢快地歌唱,醉了乡村也美了人们的梦境。

故乡的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,蜿蜒流淌在村庄的边缘。与山相互映衬,相得益彰。山倒映在水里,美得像画绿得像诗。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,波光粼粼,如梦如幻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故乡的山水,养育了淳朴善良的乡亲们。他们在山间劳作时,高兴了会唱起欢快的山歌,歌声在山谷中回荡,久久不散。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时,她们会互相聊天,分享生活的点滴。

故乡不仅山美水美人更美,团结互助已是祖辈留下的美德。凡那家有事,大家齐心协力,从栽秧打谷,大家你帮我帮你,直到活儿干完为止;到红白喜事,有喜事大家一同前来祝贺,有难事一同解决;再到平日里的一声亲切的问候,哪怕一句笑活,也是大家分享;哪怕一段佳话,也是大家传颂;哪怕山里考起一个大学生,也是大家的光荣……

山美水美是故乡,故乡那山那水,还有那情那景,都是我心中最美好的眷恋,更是我心灵最美的归宿。

## 温暖

我用“温暖”这个词来形容故乡,以表达我对故乡无限深情和热爱。

尽管在县城生活多年的我,离故乡并不算远,但回故乡的次数却总是有限。故乡的山山水水,一草一木仍映透

在我的脑海里,像一首山水田诗,更像一幅水墨画,镶嵌在我的梦中,却是那么的美丽而温暖。有时,我回到家乡,那些熟悉善良热情的面孔,他们那声声热情地直叫我的乳名时,总是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情,心中也感到无比温暖。

每天清晨,仿佛看见第一缕阳光洒在那片熟悉的田野上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气息。山间有我们打闹玩耍时的顽皮,村边的小河流淌着我童年的欢笑,河边的柳枝轻抚着我记忆的美好。老屋里的时光,如一张旧相片依然在我耳畔回荡。因为屋子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,那是母亲亲手做的家乡菜,总是充满着故乡的味道,更是家的味道。

我偶尔家乡走走看看,但毕竟是短暂的。在回县城后,又不断清理着记忆,那些关于故乡的山山水水,花草树木,人情事故……清晰的又变得抽象起来,抽象的又变得清晰起来,不管抽象或清晰,故乡在心中是永远不变的风景。每当我闭上眼睛,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片熟悉的土地,每一个都留下我童年足迹的角落。阳光下那美丽的田野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,袅袅炊烟中飘浮着的家的温暖。

故乡的温暖,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

(张儒学,重庆市作协会员,大足区作协副主席)

# 千年三苏祠

□ 张从辉(重庆)

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。”曾几何时,险峻蜀道阻隔了多少向往的脚步。而如今,高速公路纵横延展,令心驰神往的三苏祠仿佛近在咫尺。

或许是因苏轼诗词读得多了,又或许是对苏门三父子的敬仰早已深入人心底,明知四个小时车程便能抵达,我们仍难掩急切,天未亮便启程。途中,热情聪慧的导游姑娘,以半颂半唱的方式吟起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: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……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悠悠词句中,不知不觉,我们的思绪已悄然穿越,飘向那千年文脉氤氲的三苏祠。

三苏祠,坐落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纱帽行南段,是北宋文学家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及祠堂。这座始建于北宋,现存清康熙四年(1665年)重建遗迹的祠堂,占地6.5万平方米,是清代园林式文人祠堂的典范。前厅(古祠大门)、谕殿、启贤堂、来凤轩,东西厢房与廊庑构成三进四合院,整体建筑沿中轴线由南向北铺展,东西厢房在均衡布局中又自有灵动变化、形成别具一格的不对称之美。

我们来的正是时候,恰逢银杏最美时节。祠内两株历经600余年风雨的古银杏,在冬日暖阳下熠熠生辉。苏轼曾视银杏为擎天柱,更以银杏种子自喻文章,寄托对“一树擎天”的慕求。后人纪念苏轼、苏辙,便将这两株银杏称作“兄弟树”。置身祠中,只见“古祠银杏黄,悠悠岁月长”,千年时光仿佛在金黄的叶隙间流淌。

“一门父子三词客,千古文章八大家。”苏门三父子携手书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中,苏家父子独占三席,这般成就,堪称半壁江山。

为何他们能卓然于世?在三苏祠的苏氏家风世传中,我们寻得答案:“三苏父子,文贤一家,道德文章,堪称楷模。”“读书正业、孝慈仁爱、非义不取、为政清廉”的家风,如春雨润物,融入每个苏氏族人的灵魂血脉。

以苏轼为例,良好的家风家教,不

仅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,更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“第一课”,让他在与社会、国家的交融中,成就了大格局。苏轼十岁知书,十岁能文,二十一岁进京应试,名动京师。为官四十余载,辗转凤翔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、登州、杭州、颍州、扬州、定州等地,官至翰林学士、侍读学士、兵部和礼部尚书。他一生仕途坎坷,却始终心怀爱国爱民、奋厉当世的崇高理想,秉持求实求真的探索精神,践行信道直前的处世原则,坚守高尚洒脱的生活态度。无论是赈济灾伤、放免积欠,还是兴利除害、改革役法、整顿边防,皆政绩卓著。陆游曾感叹:“公不以一身祸福,易其忧国之心。千载之下,生气凛然。忠臣烈士,所当取法也。”其“仁政爱民、民为邦本”的民本思想,“奋厉当世、忠君爱国”的家国情怀,至今仍予后世深刻启示。

苏门三父子中,苏轼成就尤为突出。他不仅是诗词文赋书画皆精的全才,更被誉为宋代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与文化宗师。

“树大招风”,亦或因刚正不阿的性情,让他在封建仕途屡遭波折。从黄州到惠州,再到儋州……漫长的贬官生涯,却成就了他文学造诣的巅峰。被贬黄州,有《定风波》《赤壁赋》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《后赤壁赋》;贬至惠州,留下《惠州一绝》;远谪儋州,仍作《纵笔》。在人生低谷,他以坚毅目光昭示世人:即便身处黑暗,内心依旧光明。正是这些坎坷,淬炼出他豁达超脱的胸襟,也成就了一代文豪的传奇。

站在三苏祠中,唯有慨叹与惊叹。叹苏轼于逆境绽放的精神光芒,惊苏门三父子在命运跌宕里展现的人性光辉。他们在与命运抗争,与世事周旋,与家人相惜、与友人相亲的种种,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,予我们永恒的激励。

当导游再次催促,我们才惊觉行程紧迫。可思绪仍徘徊在祠中,久久难舍……这承载千年文脉的三苏祠,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,永不落幕的文化圣殿。

(张从辉,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 时光的犁铧

□ 杨福成(山东)

时光,如一位沉默的农夫,手握无形的犁铧,在岁月的田野上缓缓前行。它不言不语,却以最深沉的力量,翻动着生命的土壤,留下一道道或深或浅的沟壑。

春天的犁铧,是温柔的。它轻轻划过大地,唤醒沉睡的种子,让它们在温暖的泥土中萌发。那些嫩绿的芽儿,像是时光的笔触,勾勒出生命的轮廓。春风拂过,田野间弥漫着泥土的芬芳,仿佛在诉说着万物的低语。

夏天的犁铧,是热烈的。它深入土地的深处,翻动着炽热的阳光与汗水。那些茁壮的庄稼,在烈日的炙烤下,顽强地生长,仿佛在与时光赛跑。蝉鸣声声,像是时光的鼓点,催促着万物在短暂的季节里肆意绽放。

秋天的犁铧,是丰盈的。它划过金黄的稻田,收割着成熟的果实。那些沉甸甸的稻穗,像是时光的馈赠,满载着农人们的辛劳与喜悦。秋风轻拂,落叶纷飞,犁铧的光泽掠过大地、高山和海洋,演绎着时光的轮回。

冬天的犁铧,是沉寂的。它划过皑皑白雪,翻动着大地的沉睡。那些枯黄的草木,在寒风中静默,仿佛在等待

着时光的再次唤醒。冬雪覆盖,万物沉寂,这个时候,犁铧安静得像一位老人,在时光的大地一角,品味着过去的岁月和奔腾的江河,时而沉思,时而微笑。

时光的犁铧,从不停止。它翻动着每一个季节,翻动着每一个生命。它无情地切割着过去,却也温柔地孕育着未来。我们在时光的犁铧下,或成长,或衰老,或欢笑,或哭泣……这些都是时光的影像,时光的轨迹,也无不是犁铧的低吟和欢唱。

记忆中,我们村庄的一位老人,它扶着光亮的犁铧行走在时光的隧道,深一脚浅一脚,犁铧划破了沉寂的和热闹的土地,泥土的芳香和啾啾的鸟儿还有燃烧的晚霞是他和一代代人的陪伴。

现在,虽然老人已去,可是那张闪亮的犁铧,却是依旧闪亮在田地里、巷口间、春天夏天还有秋天冬天里。

时光的犁铧,翻动着岁月的田野,也翻动着我们的心田。它让我们明白,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时光,而在于在时光的犁铧下,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,种下属于自己那颗种子。

(杨福成,《读者》签约作家,专栏作家)



摄影·王宇

## 诗路画语

### 确认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要质疑就质疑  
要排挤就排挤  
要压迫就压迫  
要打击就打击  
我不会再挣扎  
也不会再逃避了

我只默默地开

我只无声地红  
阴影和阳光总是同时存在  
平静的后面总有大漩涡  
我清楚我没得选择  
总有一天要到尽头

我不用再强迫自己去确认  
一朵艳丽的荷花

一颗伤痕累累的灵魂  
她们的绽放并非不受限制  
必须努力爱  
必须只有爱  
尽管充满黑暗和怀疑  
尽管被一个绝望的世界包围  
(红线女,本名何小燕,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)

# 母亲的桑树情

□ 韩函(重庆)

春天,随着桑叶的闪亮登场,母亲养的蚕也从卵中呼之欲出,密密麻麻的一片,细小得几乎难以分辨个体。若不是它们在轻轻蠕动,真会以为是细微的灰尘。小蚕宝宝似被春风轻抚,带着丝丝慵懒。小蚕宝宝在四十天左右的时间里,也要经历四次“进眠”,不吃不动,如同沉睡;又有四次“出眠”,尽情饱食,茁壮成长。短短一个月,原本又黑又瘦的蚕宝宝,就变成了白白胖胖的“大姑娘”。小时候一巴掌见方的蚕宝宝,一天只需几张桑叶,它们似乎在和桑树竞赛长势,很快就得分家到六七个簸箕里饲养。

在母亲的精心饲养下,蚕在出了四眠后,食量会猛增,将桑叶撒在簸箕里,瞬间便传来“沙沙”的声响,倘若细密的春雨。我特别喜欢看出了四眠的蚕吃桑叶,那时能清楚地观察到它们的一举一动:它们花痴似的小嘴快速地张合着,偏着头反反复复地由上至下,一圈一圈地从桑叶的边缘处啃食,我也因此明白了“蚕食”这个词的生动形象。假如把桑树比作蚕,那么桑叶就是桑树吐出的丝,桑叶,就是桑树不求回报的付出。

在蚕出四眠一周左右,蚕的身体由灰白色变成透明的浅黄色,我们称它们为“亮蚕”。亮蚕不再吃桑叶,会纷纷爬到簸箕边沿,到处占“山头”做茧。捉亮蚕这活儿也很迁就懒人,所以小时候的我很喜欢捉亮蚕玩,稍不注意,蚕的小脚就会抓住我的衣服,仿佛想为我穿上一件“蚕衣”。如果等蚕亮了才准备草笼就来不及了,我们在蚕出眠后的四五天就要给蚕准备“草笼”。打草笼是母亲的拿手活儿,就是把稻草的叶子去掉,捆成一小把一小把的,每把再分成两三段,稻穗处的稻草容易粘草屑在蚕茧上,不能用。再

用两条嫩蔑条,一头挂在门扣上,另一头一人扭转蔑条,一人均匀地放稻草在蔑条中间,金黄色的草篾拽在手中晃动,就像一条长长的金黄的蚕在春风中吐丝。而这一切,都是围绕桑树和蚕编织的春天的记忆。

因为养蚕需要桑叶,桑树在母亲心中十分重要,更是对桑树有着浓浓的感情。夏日的午后,阳光透过桑树的枝叶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母亲会在树下铺一张凉席,让我躺在上面午睡。她则坐在旁边,用一把大蒲扇为我驱赶蚊虫。微风拂过,桑叶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,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醒来时,我常常看到母亲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,那一刻,我明白了,这棵母亲不仅仅是她的希望,更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。

在冬天,老桑树的树干要被修枝。母站得远远的,看着父亲为桑树修枝,就像割她身上的肉一样疼,但为桑树修枝是为了来年长出更好的桑叶,可母亲知道这个道理,但她还是心疼桑树,看着看着还是流了难过的泪水……可在来年春天,嫩绿的桑叶便如翡翠般挂满桑树枝头,随风轻轻摇曳。母亲便在树荫下,一边摘着桑叶,一边哼着古老的歌谣。每到养蚕的季节,屋子里就会传来蚕宝宝咀嚼桑叶的沙沙声,像是春雨落在屋檐上,细腻而温柔。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侍弄着蚕宝宝,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,显得十分开心。

岁月流转,我长大后离开了家乡,母亲也渐渐老去。但那些桑树依然屹立田野边,枝繁叶茂。每次回家,我都会来到桑树下,静静地站着,仿佛能听到母亲哼唱的歌谣,依然在山村里回荡着……

(韩函,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会员)

# 玉兰花开

(外二首)

□ 高歌(四川)

在春天暖和的怀里  
不畏倒春寒的玉兰  
潜伏叶芽,裸身助力枝头  
催花芽领先萌动花蕾  
一瓣一朵竞相绽开  
粉嘴喷香,吸引昆虫传粉

仲春景净气新,暖阳高照  
花儿敞心扉,任由阳光抚慰  
一树一树的玉兰绽放着  
白玉兰,那一抹洁白  
如冬日的积雪,无暇耀眼  
紫玉兰,那一抹紫色  
似仙子的霓裳,优雅高贵

漫步这片玉兰花园  
迎风摇曳的花朵吸眼  
满树芬香醒醒醒醒,小憩  
身心宁静敞亮

## 油菜花黄

朝阳的脸蛋儿刚泛红  
骚动的蜂群立马出巢  
奔赴一片金黄的油菜花  
蜂与花舞动了春的旋律

仲春的暖阳撒下金光  
大地与花丛视了  
温暖春风煽情轻拂  
碧湖与花心颠了

潜入花地,馨香刺鼻  
窥探花景别有洞天  
不论是蜂儿还是人  
碰撞它都会躺平

## 春心欲动

早春晴朗,暖阳携春风  
落在春意满怀的湿地  
明媚的季节到来  
梅岭迎春,樱花追逐绿梅  
争奇,海棠与桃花斗艳  
痴心已被眼前美景收买  
只剩下喜悦的神情  
春心荡漾,踏着枝条节奏  
萌动新生的花骨朵  
进花海,携手春姑娘和蜂儿  
唱响春天的赞歌

(高歌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

# 春天的田野

(外一首)

□ 李黄英(重庆)

此刻,天空很蓝,云朵很白  
我的心情也跟着不断变幻色彩  
整个田野,陷入巨大的花海里

李花、桃花、油菜花  
和无人认领的幸福  
在原野散落,翠绿的春天  
云朵有许多轻柔的梦可以做  
花朵也可以长久地芬芳下去

一个季节,总会想尽办法  
让自己美得善始善终  
而我,除了喜悦  
终将无所事事

## 黄昏

想和你一起  
走进这个金色的黄昏  
挑拣一些诗意和美好  
放进记忆的水匣

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几次寒潮  
总有忧伤和烦恼  
会如突然而至的霜雪  
覆盖在我们年轻的心上

但愿,不快乐的时光如雨露  
从玻璃窗上快速滑落  
只需用手轻轻一拭  
世界就会重新明亮如初

(李黄英,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,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)

# 放牧春天

□ 张桃贰(重庆)

雨水,心中漫开一片草原  
纵一匹骏马,踏成无数个春天

在夜色与晨光迭合的山坡  
白云低垂,羊群慢慢滑下天幕

风来,蒲公英和她的孩子走散了一些  
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脸颊

从此——再也无法忘记

——故乡,就在这里  
生命的长河奔向三千里无垠的四季  
(张桃贰,本名张涛,重庆市作协会员)